

# 八大山人書三件

## 《臨河序》

姜一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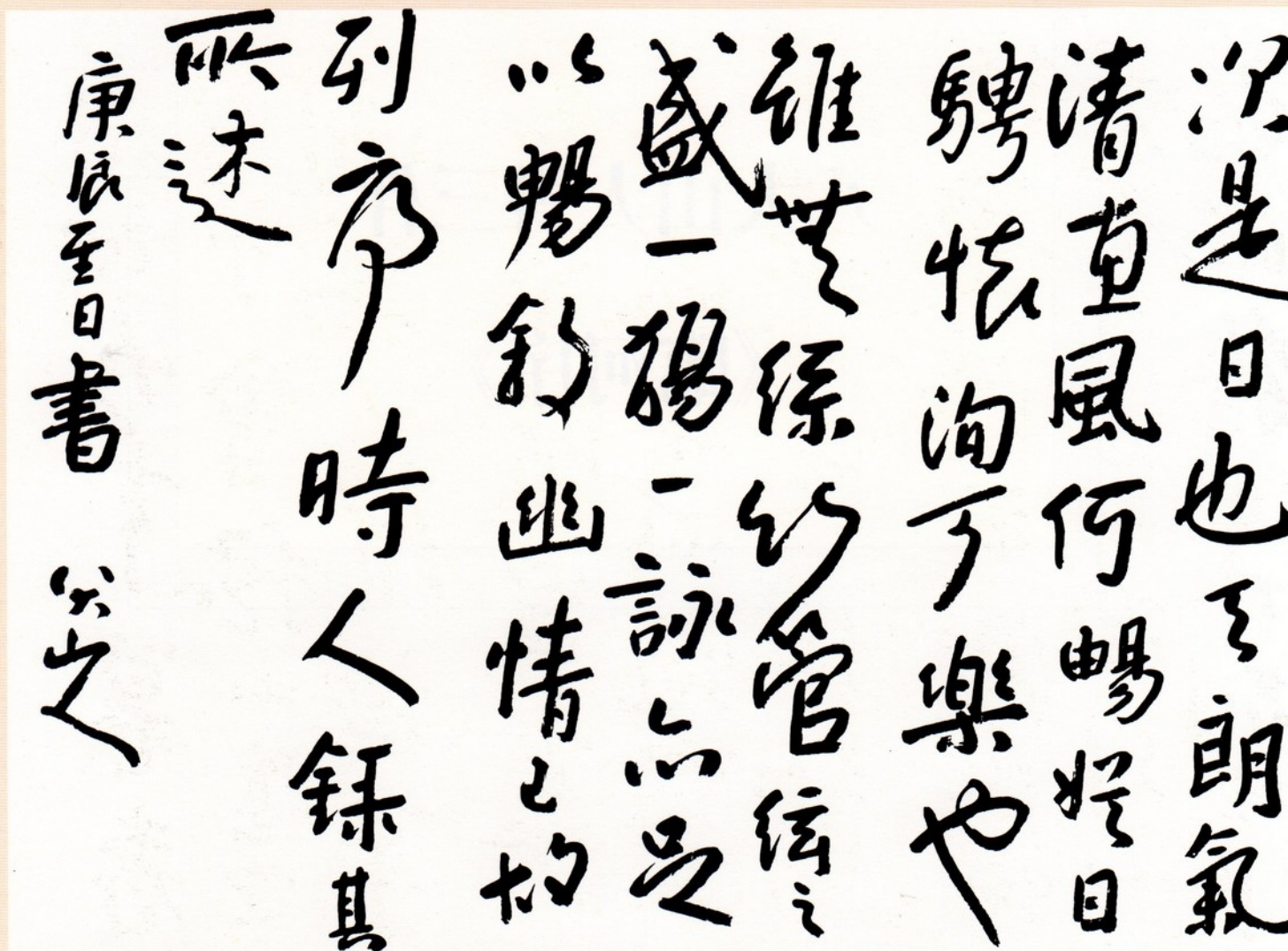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 八大山人書《臨河序》(採自二玄社《書跡名品叢刊》101本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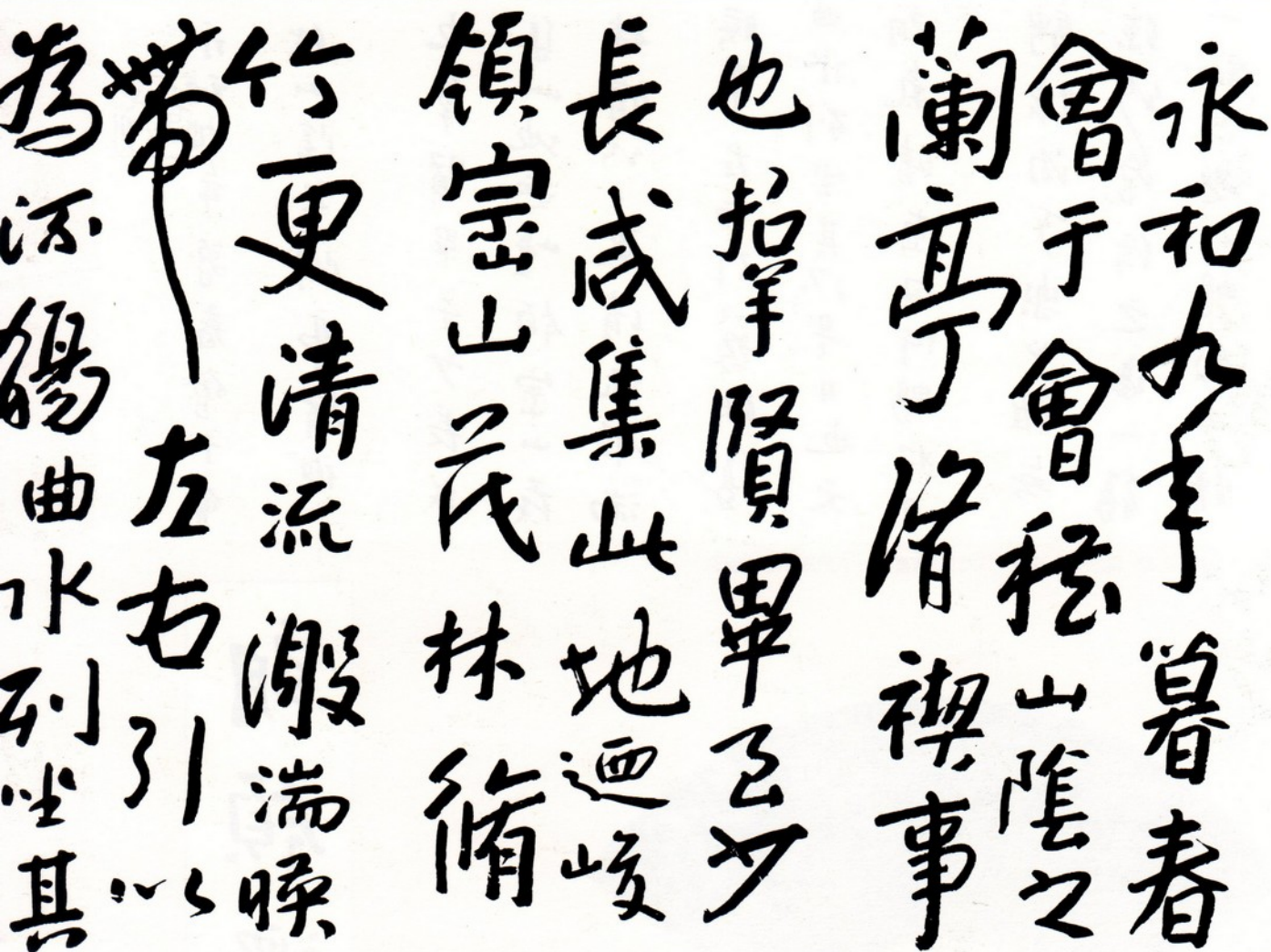
### (一)三件《臨河序》概述

最近見到了八大山人所書《臨河序》共三件：第一件載於二玄社《書跡名品叢刊》第一〇一配本。款署「庚辰（一七〇〇）至日書」，是八大（一六二六——一七〇五）七十五歲所作（圖一）。第二件載於《八大山人書畫集》（人民美術社，一九八三），款署：「此為王逸少臨河集敘，近世所傳定武本凡

三百廿五字。臨河序止得百字，更碑室一本，□（此字不可識）山人所臨，字大。子昂北還那得此耶？八大山人」（圖二）。第三件是扇面，出處與第二相同，款「戊寅（一六九八）春日臨為南高先生正之。八大山人」（圖三），是八大七十三歲所作。

以上八大所書三件《臨河序》，字數全同，字形也很相近，且八

大自稱是「臨」的，那麼除了世傳的三百二十五字的《蘭亭序》之外王羲之是否還寫了另一本一百一十五字的《臨河序》？這實在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。苦思冥索總不得其解，故撰成此短文，以就教於專家學者。



### (二)八大書《臨河序》的由來

在《世說新語補十三卷》載有《臨河序》的原文，字數是一六〇，內容較八大所書也稍異，於是這問題就變得非常複雜。現在我們不妨做幾種假定，然後再從這些假定中找出一個較合理的答案：

(1)王羲之在永和九年（三五三）春，於蘭亭修禊之後，曾留下兩份序：一份即後世所傳的《蘭亭序》

，另一份即《世說新語》所記載的《臨河序》（此當然不甚可能）。

(2)王羲之當時只寫了世傳的三百廿五字的《蘭亭序》，根本不曾寫過《臨河序》。

(3)王羲之當時只寫了約一百六十字的《臨河序》即《世說新語》所載者）。

(4)王羲之當時確曾留下一件一百十五字的《臨河序》，後為八大山

人所見（得），便一再臨摹。

(5)八大山人所臨三本《臨河序》，是他讀《世說新語》後，一時興發，乃就原文再加刪節，並就自己的書體寫了三件（或更多）《臨河序》。

像這樣複雜的問題，一時是難得確切答案的，還是暫且懸在這裡好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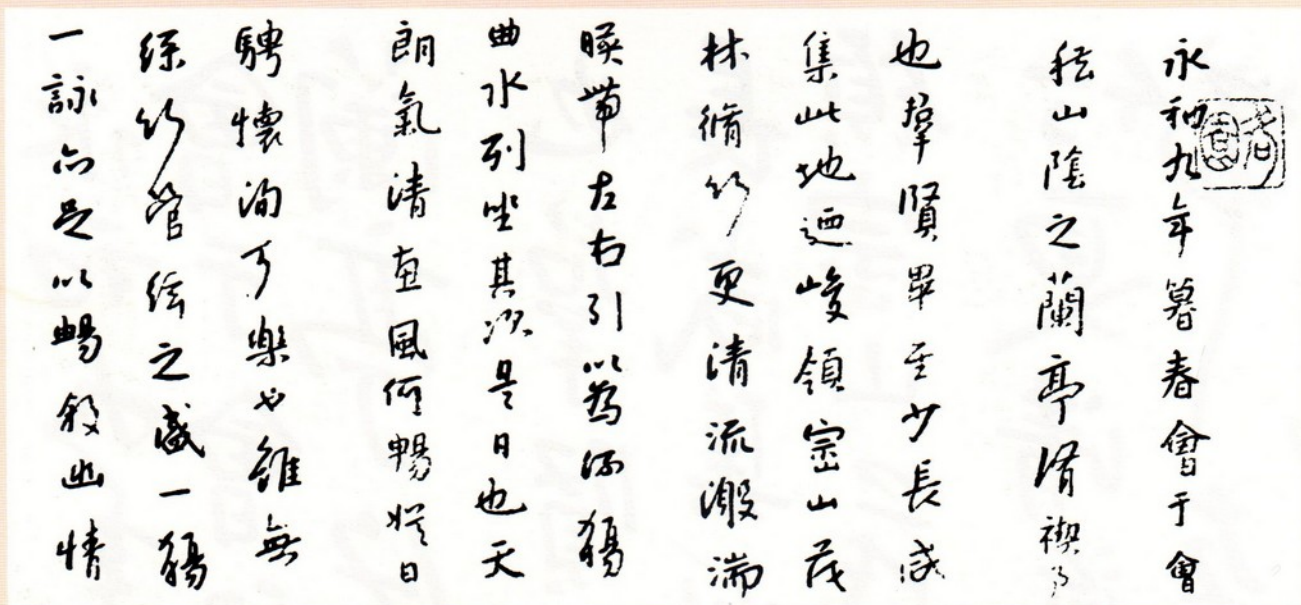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 八大山人書《臨河序》（採自《八大山人書畫集》，人民美術社，1983）



圖3 八大山人書《臨河序》扇面（出處同圖2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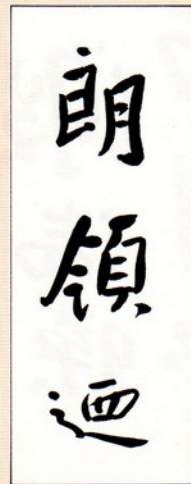


圖4 此數字用筆均方中寓圓

### （三）八大書《臨河序》的內容

現在再回到八大書《臨河序》來，假定王羲之確曾於永和九年（三五三）寫過一份一百十五字的《臨河序》，何以直到八大臨摹時（一六九八頃）的一千三百多

年間不會有人收藏、著錄、討論？以王羲之名氣之大，果真他曾留下一份一百十五字的真跡《臨河序》，無論如何也絕不會被隱埋一千多年的。縱然有此可能，那麼在八大臨過之後，此舉世名蹟（《王逸少

臨河集序》）又到那裡去了呢？根據這樣最簡單的推理，大致可以確定，所謂八大《臨王逸少臨河集序》，可能是八大據《世說新語》故弄玄虛，意造出來的一件東西。造成之後，或覺得很滿意，便一再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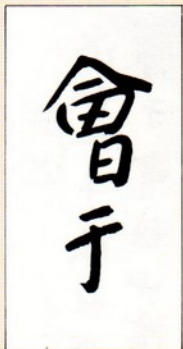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5 「會」字「日」右傾，「日」之左邊與「田」之中劃、「子」之中劃上下貫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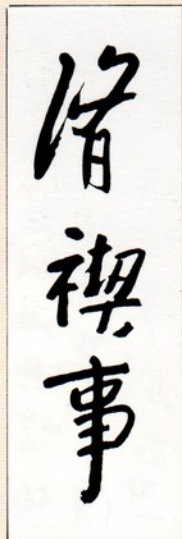


圖6 「脩」字之「月」左傾，與「禛事」中間的豎劃相貫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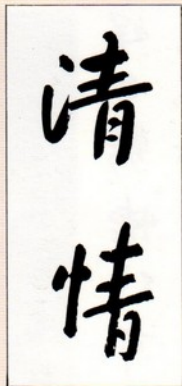


圖7 「清」「情」二字之「月」左邊豎劃與「水」之豎垂直，其重心仍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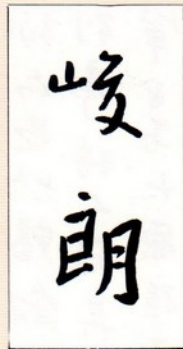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8 「峻」「朗」左高右低，以求字體之變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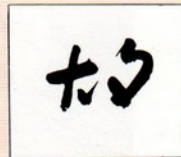


圖9 「故」字左低右高



圖10 「崇」字「山」與「宗」倒轉，且上大下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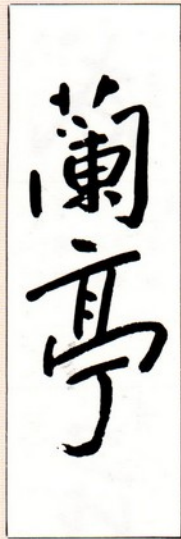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1 「蘭」字上窄下寬。又「蘭」之「門」特開闊，以與「亭」字相配合

現在將八大所書《臨河序》全文錄下，並附三件影本以供比較研究：

永和九年暮春，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，修禊事也。羣賢畢至，少長咸集。此地迺峻領崇山，茂林脩竹，更清流激湍，映帶左右，引以為流觴曲水，列坐其次。是日也，天朗氣清，惠風何（或故意將「和」改為「何」字）暢，娛目騁懷，洵可樂也。雖無絲竹管絃之盛，一觴一詠，亦足以暢敘幽情已。故列序時人，錄其所述。

庚辰至日書 八大山人。  
下鈐「八大山人」、「何園」二印。

八大書《臨河序》也不可能完全無據。在文字上可能據《世說新語》節刪而來，在書體上則憑以往臨《定武蘭亭》的經驗，並盡情發揮其個人書法之特性，其時他已年過七十，在書法上已到了從心所欲的境界，所以他雖自稱臨摹，而事實上乃一種創作，所以願就此分析八大書法之創意。

#### （四）八大書《臨河序》的創意

八大書《臨河序》乍一看似很平常：在用筆上，變化不多，整篇都用側鋒，但若想臨仿却非常不易，如果臨摹得很像，則可能顯得單

調、少韻味。八大書法特點之一是在看似平易，却韻味無窮；因為他的側鋒扁筆，乃是從圓筆中鋒脫出。這種筆法很可能是從他的畫筆中轉化過來的。一個畫家，若想把書法上的經驗和心得運用到畫法上，是比較容易的（如吳昌碩是）；若想把畫法轉化為書法，就困難多了。八大是善於將畫法運用於書法的一位。齊白石尤長於以畫法作書法。

天資不足、精力不夠，最好不要兼做書家與畫家，若一定要兼，則必須能做到把作字的功力和心得巧妙地運用到繪畫中；同時又能把作畫的經驗和心得靈活地應用到書法中，這才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像八大、石濤，吳昌碩、齊白石等大家，天資既高，可以觸類旁通，又肯把一生精力投注到藝術上，所以書與畫均臻精絕，妙可通神，



圖12 「咸」字省出「戈」字之一撇，以「口」擴張代之



圖13 「茂」字省去一點，仍然感覺完整



圖14 「群」字字體特長，故將上部之「君」散開，「口」特右傾，才不至太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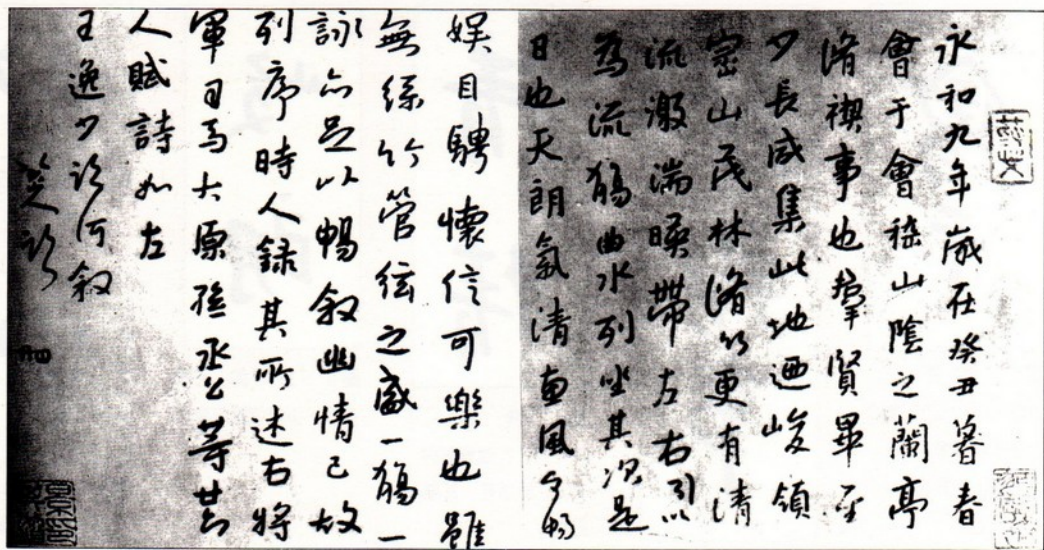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5 八大書《臨河序》(出處同圖2)

圖16 八大書《臨河序》(出處同圖2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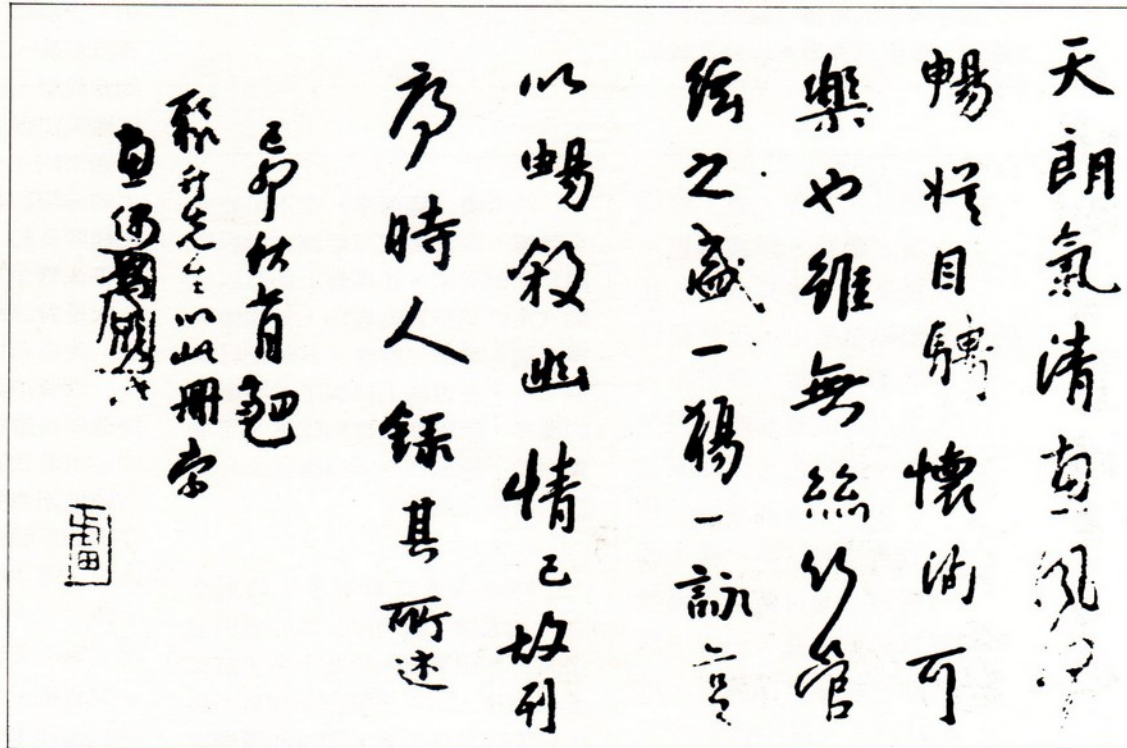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6 八大書《臨河序》(出處同圖2)

而達到書畫相通、渾為一體的境界。

現在再就八大的二玄本《臨河序》為例，看看他在書法上的創造性：

(1)在用筆上，以方(側)為圓(中)。如上所言，八大習書過程是從圓入手而歸於方，故能方中寓圓；如「迺」、「領」、「朗」等字，都流露出圓筆中鋒的功力(圖四)。

(2)在結體上，以奇(斜)為正；如「會」字之「曰」，嚴重右歪，然「會」下之「于」之「丨」，仍可和「會」字之豎劃上下貫通，重心穩妥(圖五)。又如「脩」字之「月」嚴重左傾，但「脩」字下有「禛」、「事」二字為基石，重

心仍然很穩(圖六)。如「清」字及「情」字之「月」，左邊一豎與上部之豎劃垂直成一線，並與左邊水旁留有大量空白，整個字顯得疏朗穩健(圖七)。

(3)合體字左高右低；如「峻」、「朗」(圖八)兩部之結合，却不覺傾斜。抑或左低右高；如「領」、「故」(圖九)。

(4)合體字上寬下窄；如「崇」字將「山」與「宗」倒置(圖一〇)，亦有上窄下寬者，如「蘭」(圖一一)。

(5)為了結體上之必要而缺劃者；如「咸」字因「口」字向右伸展，可以代替「戈」字之斜劃，故省去一劃(圖一二)。又如「茂」字特省去一點(圖一三)。

(6)一個字筆劃太多，特予散開者；如「羣」字字體特長，乃將上部之「君」散開來，才不致太擠(圖一四)。又如「蘭」字筆劃亦多，故特將「門」部張開，使內部留較多空間，以與其他字相配合呼應(見圖一一)。

八大所書《臨河序》一方面與《蘭亭序》仍有些淵源，另一方面它的每個字都有些創意，若仔細逐字加以分析，幾乎每個字都是創造的例證。再就二玄社本(圖一)為例，整篇氣勢渾厚，上下左右渾然一氣，以往學藝界討論八大之畫的文章特多，研究八大書法的人却較少，故特以其《臨河序》為例，希望能引發書藝界的注意。

#### 【後記】

多年前郭沫若寫過一篇〈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「蘭亭序」的真偽〉(收入台北，華正書局《現代書法論文選》)，其主要論點是：今傳《定武蘭亭》拓本，可能是隋·智永所偽託的，連《蘭亭序》文也是偽造的，此一問題早有人懷疑，內容非常複雜。若再加上八大山人的《臨河序》，問題就更複雜了。

我的結論是：八大山人時代，不可能突然出現一本王羲之書《臨河序》，只供八大一再臨摹，臨過之後又倏然無蹤了。我總認為八大書《臨河序》可能是八大意造的。

又在本文脫稿之後，在《八大山人書畫集》中，再發現了兩本八大所臨《臨河序》，並附圖於後(圖一五、圖一六)以供比較研究。

